

格致人文读本

World History
Journeys from Past to Present



全球文明史

人类自古至今的历程

【美】坎迪斯·古切尔 (Candice Goucher) 琳达·沃尔顿 (Linda Walton) / 著
陈恒 李若宝 谭顺莲 汤艳梅 奚昊杰 /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全球文明史

自古至今的历程

[美] 坎迪斯·古切尔

沃尔顿 (Linda Walton) / 著

陈恒 李若宝 谭顺莲 汤艳梅 奚昊杰 /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文明史:人类自古至今的历程/(美)古切尔
(Goucher, C.), (美)沃尔顿(Walton, L.)著;陈恒等
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格致人文读本)

ISBN 978-7-5432-2241-0

I. ①全… II. ①古… ②沃… ③陈… III. ①世界史-
文化史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8654 号

责任编辑 顾悦

封面设计 路静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项目资助出版

格致人文读本

全球文明史

——人类自古至今的历程

[美]坎迪斯·古切尔 琳达·沃尔顿 著

陈恒 李若宝 谭顺莲 汤艳梅 奚昊杰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2.25

插页 2

字数 403,000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2241-0/K·188

定价 65.00 元

序 言

这本书的历程反映了要合作才能完成的主题。最初的合作大约始于 20 年前,在一部两卷本的著作中达到顶峰,即《均衡:全球史主题》(*In the Balance: Themes in Global History*, Boston: McGrawHill, 1998),该书是由坎迪斯·古切尔(Candice Goucher)、琳达·沃尔顿(Linda Walton)和查尔斯·莱昆(Charles LeGuin)三人合作完成的。我们非常感谢查尔斯,因为当我们考究论证一些可能的主题,这些主题必须分别与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东亚以及欧洲地区等专业化的领域相互联系时,他致力于原材料的收集和写作。该书现在已经绝版了,尽管如此,《均衡:全球史主题》仍然启发和帮助“衔接世界历史”(Bridging World History)这一多媒体项目开发了一个主题框架(Annenberg/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2004, 参见 <http://www.learner.org/resources/series197.html>),因此古切尔和沃尔顿是优秀的学者。自我们合作以来,该书影响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历史领域的相关著作,并且反映了这期间世界历史在学术和教学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目前,这本书在每一章的结尾部分都会提供一个与多媒体项目相关联的链接。它同样给《全球文明史——人类自古至今的旅程》提供了一个支持网站(www.routledge.com/textbooks/9780415771375),这个网站提供了每一章中可以在课堂里进行讨论的问题,该书适用于大学和美联社高中(AP

high school)世界历史概况课程中,以及更高层次的比较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史课程中。

和所有的历史著作一样,此书是有选择地探索人类过去的历程,从最早的史前人类起源一直到当今的全球化。倡导“大历史”的世界历史学家们把对行星的叙述以及宇宙的过去包含到世界历史的范围之内,他们使用尽可能最长的时间标尺,长达数十亿年的时间。他们主张选择万物初始之际的距离,允许对发生过的相对较短的人类过去给予一个不同的“描绘”或者是构想。不同的侧重点可以使我们对于常见的话题有新的理解。我们这里采用的方法是使用过去的狭窄的年代学来反映人类这一单一物种的命运。关于人类的历程,我们的起始点是人类物种的起源,我们在这一历程中遵循许多主题路径,依靠各种各样的证据和多学科的解释。在全书中(包括每一章的一手资料以及丰富文本内容的视觉图片),我们都利用了考古学和相关科学。

与以前相比,在该书中,我们在主题愿望方面勇敢地挑战自己。人类通过大量的运动和时间征服了整个地球,把我们带到了现在,该书通过不同的主题镜头描写了人类经历的多样性和共性。人类历史的主题为研究我们共同过去的广阔领域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框架。主题也可以形成我们对于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显露出来的差异的理解,帮助我们发现和深刻理解是什么连接了过去和现在。随着我们追踪居住在不同地区的民族,从他们的起源直到今天,我们的目光聚焦在一些共同的主题上:人类的迁徙和相互关系;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植根于人们组织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中的统治与服从模式;人类是如何通过思想、宗教、艺术来构建和表达文化的;技术是如何发展和影响社会的。

主题式的思考、教学和学习有着特别的优势,它使读者有机会在熟悉和陌生、过去和当下之间架起桥梁。一些重复出现的要素强化了学习效果,使得读者有可能通过多样的主题镜头,去回顾研究同一个事件或者古代社会,从而建立复杂知识的学习之路。而世界历史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无限的,共通的人性和人类目的这样的主题指引着我们的世界历史之旅,正如同我们的祖先走出史前的非洲森林和草原去创建新世界的时候,这些主题也肯定曾经指引着他们的旅程一样。

目 录

序言 / 1

第 1 章 人类迁徙——运动中的世界历史 / 1

第 2 章 科技、环境和世界历史的演变 / 34

第 3 章 世界历史上的城市与城市生活 / 73

第 4 章 宇宙、社群与冲突——世界历史上的宗教 / 114

第 5 章 在世界历史中探寻家庭生活 / 162

第 6 章 谋生——世界经济的过去与当下 / 201

第 7 章 创造秩序与制造混乱——新旧国家和帝国 / 248

第 8 章 平等何时有一——世界史上的统治和反抗 / 299

第 9 章 传承传统——历史、文化和记忆 / 341

第 10 章 穿越边地——边界、碰撞和边疆 / 385

第 11 章 想象未来——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 / 430

索引 / 471

译后记 / 504

第 1 章 人类迁徙——运动中的世界历史

1975 年哈达尔地区(Hadar)的第一个田野季节见证了一排排的国家科学基金研究会的帐篷扎营在阿尔法沙漠的中心,以此观测位于埃塞俄比亚的阿瓦什河的干旱河床。唐纳德·约翰逊(Donald Johanson)是一个年轻的古人类学家,在他第一次探险时,他想知道如果他没有发现在经费申请中写到的化石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约翰逊说,一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他外出考察时,踢到了一个露出地面的像河马肋骨一样的东西。在随后的近距离检查中,它看起来是一种小的灵长类动物的骨头。当他把详细信息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时,他注意到附近其他两块骨头碎片;剩下的都成为了历史。这些骨头被约翰逊安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角度。它们是一个直立行走的人的大腿骨和胫骨,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早期原始人类骨骼的一部分,随着考古队的继续发掘,完整性接近 40%。他们确认了这个值得注意的单身女性的人类遗骸是一个新物种的个体,被称为“阿法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具有 300 万年历史的可以直立行走的女性原始人类的发现具有多么重大意义的时候,营区被巨大的兴奋震动了。他们庆祝时,盒式录音机里放的是披头士乐队的歌曲:“露西带着钻石在天空。”于是他们亲切地称这具化石为“露西”(Lucy)。

在哈达尔发现之后不久,考古学家玛丽·利基(Mary Leakey)和她的助手在坦桑尼亚史前时期的莱托里(Laetoli)的火山凝灰岩中发现了一串不同寻常的 360 万年前的脚印。在相对平整的表面上,两个早期原始人类走在由于附近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层新火山灰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随后由于地区性的每年雨

季的开始,水和火山灰形成黏合,这样就把脚印保留了下来。这可能是一对母亲和孩子,他们的脚印保留在史前时期,最可能是树居生物。

人类过去的许多故事反映的是长时间的变化,而不是过去事件的瞬间变化,正如莱托里脚印所表现的。这种长时间的变化要求世界历史学家从某一历史时刻中脱离出来,从更为广泛的模式和进程中去观察表现出来的事件。这一进程适时地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当现代人类祖先真正地从长期不变的树上下来时,引发了日常的双腿直立行走。双腿直立行走是生物进化过程中一个重大的适应性变化,使得人类祖先在气候变化的时代具有明显优势,可以查看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森林变稀疏时茂密草丛的情况。地壳运动首先发生在非洲,于是,漫长的人类历史就开始了。



1976 年到 1981 年期间,英国考古学家玛丽·利基和她一起工作的团队发现了 360 万年前遗留在火山灰中的莱托里原始人类的足迹痕迹。

图 1.1 玛丽·利基正在挖掘

导论

- 2 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的迁徙是令人惊讶的。随着日益增长的速度,人类的旅行从地球的一边到了另一边。自他们的起源开始,人类的迁徙对地球和所有生物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历史学家确实依靠大量的种类繁多的历史和科学证据去追溯人类迁徙的历史,这种迁徙在有文字记载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

了,然而他们很少得到人类活动中留下的确切足迹。举例来说,古生物学研究地球生命的历史主要是根据化石的记录,并且只集中在我们生物进化可选择的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比如,主要是双腿直立行走的演变和大脑容量的变化。其他史前的重要事件,比如,杂食行为的发展(既能消耗动物又能消耗植物)或是文化的出现(明显的行为模式或者形态),并没有很好的证据,因为这样的证据不是十分明确和持久。人类迁徙的历史指的是起源于一个单一的区域,而目的地却很多。迁徙也是形成人类人口基因和文化多元化的主要动力。早期来自非洲的人类迁徙是怎样形成地球环境的?研究人类迁徙模式和影响的各种资源是什么?人类后期的迁徙是怎样形成人类经历的?最后,世界历史持续运动的原因和结果是什么?

进化的足迹:人类起源于非洲

哈达尔的发现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意味着这可能成为人类生物谱系中一个新的进化分支。这种分类常常形成了一种人类物种出现的模式。它把人类的起源和人类史前史追溯到了 360 万年之前。自“露西”以来,更多的原始人类、人类和祖先的化石被发现。这些化石证据现在可以表明至少有 12 种明确的物种——包括我们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非洲类人猿)中分离出来的,并且在过去的 700 万年或 800 万年的进程中,他们已经在地球上直立行走了。只有我们这一物种经历了大约 10 万年的进化保存了下来。这些发现使世界历史学家重新考虑是什么使得人类独一无二。他们也提醒我们,我们对于过去的了解是怎样依靠一系列确凿的证据的,从描述古代地理面貌的口头传统到记录成千上万年不断变化的地质情况。

东非另一个主要的人类研究地点是东非大裂谷,包括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一个科学家家族的两代人都在此进行了调查:路易·利基(Louis Leakey, 1903—1972 年)、玛丽·利基(Mary Leakey, 他的英国妻子)、他们的儿子理查德和他们的儿媳米芙(Meave)。在奥杜威峡谷,从沙地、砾石以及其他由于水的流动堆积起来的碎屑物质中,利基家族发现了大约 250 万年前的

石器工具和其他证据。利基家族和其他人在奥杜威峡谷中挖掘出来的石器提供了石器使用证据长链条中的一部分,迄今为止已经持续存在了几千年。近来,早期人类也在中非的乍得被发现,他们也许已经漫游穿过了西非。

追踪迁徙路线

随着他们穿越非洲进入欧亚大陆,最终,原始人类的运动将大陆连接起来。最早的大陆间的旅行发生在大约 200 万年前(被写作“2 MYR”),当时,直立行走的两足动物开始离开非洲。研究者曾经以为,更大的脑容量和更长的四肢刺激他们大批离去,现在看来,这些对于早期的旅行来说可能不需要。双腿直立行走解放了原始人类的双手,并且导致不断增加的专门工具的使用。

- 200 万年前左右,一些早期的原始人类也许已经开始奔跑了,这一活动是人类基因独有的发展,并且一直处在发展之中。人类长途奔跑的耐久力不但帮助他们成为早期的猎人和拾荒者,也导致了内耳平衡的结构、宽大坚实的膝关节、
- 3 突出的臀部等方面的变化。大概在同一时期,原始人类的一个或另一个物种被发现穿过了非裔欧亚大陆(Afroeurasia)。最终,原始人类遍布了亚洲东南部和中国。最后,他们大约在 50 000 年到 46 000 年前到达了澳大利亚东南部。大约 150 万年前,包括非洲、欧洲、亚洲在内的大多数大陆地区都接收了来自东非的移民。始于大约 180 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在前苏联的格鲁吉亚被发现,在那里,他们可能曾发现了凉爽的季节性的大草原。两个欧亚大陆的地区将这些人种联系在一起,他们来源于非洲(通常被认为是直立人[Homo erectus]),一个是在以色列,一个是在亚洲中部的高加索山脉,大约始于 160 万年前。在其他地方,诸如印度次大陆的德干高原,发现了当地制造的始于大约相同时间的石斧,而在 75 万年前之后,中亚当地制造的石刀也证明了人群的居住。然而,考古学上有关早期人类居住在亚洲热带的证据还没有被发现,这有可能是那里的早期原始人类使用的是易腐烂的物质(如竹子)而不是石头作为他们的工具,因此使考古学家很难确定位置。

最为人所知的古人类遗址是在亚洲发现的“北京人”,他们最早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在中国北部靠近北京的周口店群居的山洞里发现的。这一地点最早采集的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的化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丢失了,而且再也没有被找回。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和国际古人类学家研究极为珍贵的化石模型,并恢复了其余的残留,他们继续提高他们对这一地点多样性地层的理解。北京人(包括女人)是食肉动物,不论是拾荒者或者猎人,而且他们都使用石器。我们最初也认为他们知道如何使用火,但是最近对灰烬的测试表明,当时的人并不是有意地去生火。近来从其他一些地点发现的直立人化石碎片可以追溯到接近200万年前,从地理分布来看,从今天中国的东北偏远地区扩散到了西南偏远地区。近期对东南亚的“爪哇猿人”化石的修订日期表明,这些直立人祖先160万年到180万年前居住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梭罗河(Solo River)周围和爪哇岛的桑义兰(Sangiran)。把这些遗留物的原始日期向后推80万年表明,东南亚和东亚的直立人都和非洲的一样早,走出非洲很可能开始于大约200万年前,远远早于最初的猜想。

由于冰川退化的减慢,200万年前的欧洲环境对于非洲移民的吸引力不如亚洲。大约50万年前,随着冰川完全退化后,欧洲变得更加吸引原始人类了。随着气候的逐步改善,食物供给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动物的生活经历了巨大变化,伴随着更为有利的觅食条件的出现,鹿、牛科动物、犀牛和马等新物种产生了。最早的、欧洲分布最广泛的原始人类遗址不是这些直立人,而是更加接近的尼安德特人,因为他们是在今天德国的尼安德特山谷地区被发现的,因此而得名。现有的证据表明,走出非洲的第二波移民解释了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其他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包括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似乎是35000年前在沃姆冰期(Würm glaciation)最早的退化期间从西亚移入欧洲的。这些移民被称为“克鲁马努人”(Cro-magnon),是以法国多尔多涅河谷(Dordogne Valley)的一个地区命名的,他们最后取代了最早的那些人。然而,在现代人类出现在欧洲后的15000年中,大陆的北部地区依然没有人居,原因在于它不确定的气候和不可预知的食物资源。

解剖学上现代人类的起源和传播来自非洲得到了古人类学(人类残骸化石的研究)、最近的测定年代技术、计算机模拟人类个体差异和基因研究等新证据的支持。21世纪一项最重要的科研项目——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 Project, 1990—2003 年)已经证明人类种群的所有遗传基因模式的相似(达到 99.9%)。来源于全世界各民族的血液样品 DNA 分析的基因证据显示了与其他物种相比的细微的差异。来源于线粒体 DNA(发现于细胞并遗传自母亲)研究的基因证据也证实了一个单一的血统回溯到非洲家园。和世界上其他种族群体的微小变化相比,非洲民族表现出了巨大的基因变异能力,这表明没有任何人类种族的类型划分是以基因为基础的。
- 4

通过研究现代人遗传基因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追寻他们在非洲的共同祖先,各地之间相互联系的迁徙路线也已经被科学地追踪。基因证据证实,最早的非洲迁徙大约在 200 万年以前就开始了。从解剖学上看,在石器时代中期(20 万至 4 万年前),现代人的遗迹在非洲很常见,证实了非洲的第二次大迁徙大约是在 10 万年前。即使这些人类祖先在解剖学上是现代的,但他们完全拥有现代人比如在文化方面的特征吗? 基因突变或者其他一些事件触发的变化,能使生产工具和艺术的能力突然出现吗?

地球上的殖民

世界史前时期最为重要的迁徙活动就是地球上的殖民:人类是已经完成接近全球性分布的唯一动物。史前史学家很久之前就认为史前时期的人类迁徙反映了他们的目的性,但是这种目的性是如何引起的呢? 理解全球殖民的过程,必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如何以及在哪里出现的? 人类是如何和为什么要在这一星球上迁徙并寻求适合于人类居住的所有环境? 离开非洲以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最终通过陆地和海洋到达了地球上适合居住的各个地区。为什么这些最早的移民离开非洲去殖民世界? 这是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这个答案很可能在以人类行为为中心的由相互影响的各因素组成的网络中可以找到,尤其是那些被选择用来为人类的生存降低风险和改善健康状况的行为。适当的迁徙肯定会带来信息的共享、联盟的建立、记忆以及协商的能力——所有这些技能必然伴随着日益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群体。人类生存的日益复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类要走出非洲,最终导致世界各地遍布了不同的人类

群体。而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也有可能促成一些人类群体的迁徙。人类群体共同拥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与众不同而又复杂的行为模式,人类最终适应并征服了几乎所有的地球环境。

无论人类起源的本质是什么,无论人类社会和文化最初出现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地方,地球上的人类都是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的产物。他们人数很少,却跨越了遥远的距离,再加上他们在交通方式上的技术限制,人类在全球的迁徙简直是一个奇迹。这些完全是人们依靠步行,或许也依靠了木筏漂流来进行的,他们聚集到一起寻找食物,他们在多样的、艰难的环境中成功了。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赞同符号文化的表达方式让人类变得独一无二。最新关于符号的证据包括红色的小铁片,上面刻有交叉的十字线条,已经在南非被发掘,大约可以追溯到 70 000 年前。这一证据正好支持了一个理论——人类的非洲祖先在第二次离开大陆时所拥有的文化优势促进了他们的迁徙。一些研究者认为,关键的文化根源包括社会网络广泛使用的发展,这是人类的一个重要标志。成功的环境适应使得这些人类能够在不同的生态区域生存,并在非裔欧亚大陆和尼安德特人的竞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地球殖民的许多例子都取决于人和人以及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渐的,在中石器时代的某一时间(也许是 10 万年到 20 万年前),不同的互动模式出现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类与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之间。因为人类所能适应的身体



岩石艺术反映了早期人类的表达,而且可以被历史学家们用来记录过去所发生的变化,诸如人口流动、环境变化以及那些暂时的或是无法理解的过去,从发型到人体艺术等。

图 1.2 撒哈拉的岩石艺术

- 状况和社会环境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文化也在不断地变化。早期人类所获得的技术技能和社会技能可以从他们的物质文化广泛的证据中推断出来——
- 5 石制的工具和器具、雕刻的工艺品、石头和洞穴艺术等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大约 40 000 年前——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被发掘。

语言和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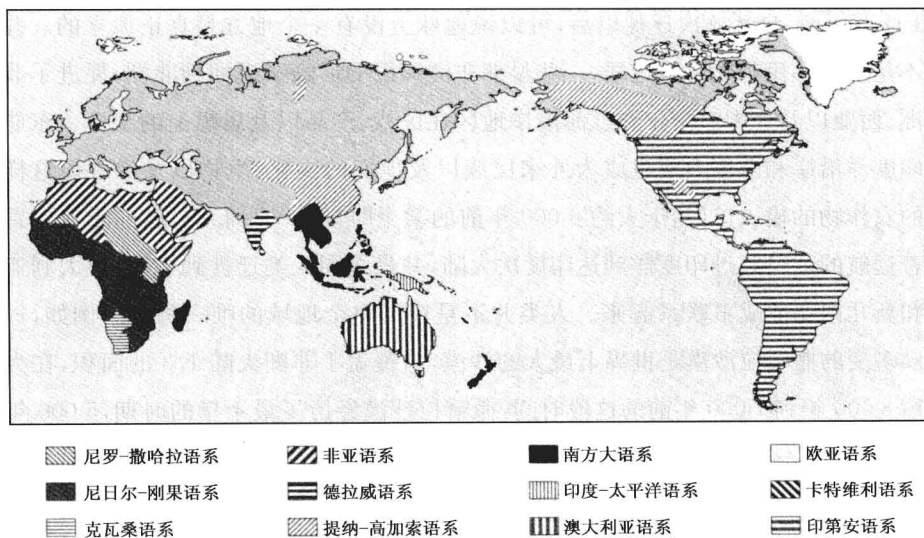
人类也在不断地发展语言并进行语言的分享交流,语言是交流技能的最高水准,也被认为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特征。当人类遍布世界各地时,我们的人类祖先创造出了有效的和各种各样的语言,用来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环境下载载和传播信息。语言究竟是怎样出现的,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仍然是不清楚的,但人类发明了语言之后,他们才具有能力来抽象地推断人类是如何从他们的原始祖先分支出来的,而且这两者都增强了这一物种的独特性,证实了它的人性。

我们从我们共同的人类祖先中分支出来已经接近 5 000 代了,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语言对思想交流、行程安排和文化传播极其重要。关键是我们身体的适应,身体器官的变化可能仅仅发生在大约 20 万年前,就是我们人类喉咙中喉头的减少,使得我们能够通过调节气流来说话。没有其他物种能够通过语言来调节和改变它们自身的行为。科学家也通过语言的变化来追踪语言的演变以及人类是如何随着环境进行移动的。

所有的人类语言在表达说话者的需求、期望和历史方面都是类似的。大多数人都赞同口头的和符号的交流能力处于举止行为的核心,也处于人类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的核心。交流历经几代之后扩大了集体性的人类学习的影响。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是极其特殊的,因为他们具有传承知识的能力。语言的发展毫无疑问地加深了人类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便利了互利互惠和社会交换这一体系。例如,在食物生产方面的劳动力分配以及货物和产品的交换与运输,也是通过语言迅速完成的。能够把不同的任务分配给不同的人加深了合作交流,也加快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程。信息共享极大地加速了人类对地球的适应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语言与技术日益专业化的发展是平行的,也很可能是交互发展的。从世界范围内获得的大约 50 万年前的关于石头技术的现有证据中可以看出,已经出现的工具类型看起来都很相似。直到大约 50 000 年前,明显的差异出现了:工具制造的地区专业化反映了文化的发展和不同环境下的工作需要不同的工具。以现有的证据和其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模式为基础,最合理的判断似乎是来自非洲大陆的居民持续地迁徙到邻近的西亚大陆,并在那里形成了古代文化的交融中心。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也短暂而分散地出现在西亚地区,正如出现在大多数其他可以居住的地方一样。人类社会的证据很显然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 35000 年。既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 150 万年前和公元前 35000 年之间有新的民族迁移到西亚,那么这些定居在那里的人类可能就是早期非洲移民的后裔。大约 10 000 年前之后,他们的后裔聚集起来,之后开始种植野生的谷物,他们很快建立了第一批西亚的城市。

在第一次全球迁徙出现很久以后,大约 50 000 年前,原始人类开始从非洲迁往澳大利亚,文化风格的连续性表明了一个由两到三种与非洲诸语言相关的语言



资料来源:Patrick Manning, *Migr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figure 2.1, p. 29。

地图 1.1 世界语言群

组成的群体的持久力。西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发展是内部因素缓慢变化的结果,而不是从外面流入的新民族影响的结果。人口的早期流动很可能是沿着印度洋边缘进入到太平洋世界的热带地区的。久而久之,迁往北方土地(甚至更冷的地方)的现象就出现了。

人口、动物和气候

随着史前文化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以前无人居住的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迁移。人口变化的影响、族群大小或特征的增加或减少与生态的其他方面之间相互影响,包括文化和环境的变化,鼓励了人们的迁移。大量的人口给缺乏的或者有限的资源造成了压力,迫使人们迁移到有着更多限制的生存环境中去,这要求人类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具备有效的工具、可以贮藏食物和进行社会协作的早期人类已经能够征服沙漠和荒瘠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非洲移民把人类进化的成果推广到了世界其他地方。100 万年前,自从这次迁徙以后,可以说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孤立的。并不是所有移民都能永久定居,一些早期非洲移民的后裔又返回到非洲,促进了非洲、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和红海沿岸地区在民族、产品以及思想上的交流。东非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也成为外来民族以及他们的文化、生物以及像香蕉这样的农作物的输入口(始于大约 6 000 年前的某个时候)。非洲人自己的后代也冒着远航的危险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次大陆,并最终同人类迁徙到中国、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故事联系起来。人类并不是穿越整个地域的唯一种群。例如,气候多变的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它覆盖了非洲大陆 1/3 的面积,在大约 8 000 年到 7 000 年前的这段时间,撒哈拉沙漠经历了最干旱的时期,5 000 年前又经历了一次干旱,这导致了今天撒哈拉极度干旱的气候。从湖泊和湿润的气候急剧变化成为干旱的沙漠,使得像大象这样的动物物种和人类一样进行迁徙。经历了持续的干旱之后,人类发展出了灌溉和农业来适应环境。

动物的驯养进一步增加了人类的流动性。步行的话,一个世纪只能移动大约 72 千米(45 英里)。早期动物迁移传播的物种对于人类的流动是非常有用

的——骆驼科动物(包括骆驼、羊驼和美洲驼)和马科动物(包括马、驴、野驴和斑马)大约1300万年前从北美迁徙到欧亚大陆。亚洲驼、南美驼以及欧亚大陆的马和驴被驾驭的时间较晚(直到大约公元前6000年才被驯化),当人类定居下来的时候,他们扩大了早期人类族群的迁徙活动。使用动物的成本虽然很高,但却大大加速了人类迁移的速度,并且日益加强了世界各地人口集聚区之间的联系。近代以来,世界史专家使用语言的多样性和考古学证据来追寻人类的足迹。社会网络指的是个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交流,社会网络可能形成了最早的人类迁徙,并且成为自那时以来所形成的全部人类迁徙的最重要的因素。

迁徙的语言证据

最早,语言的诞生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对语言的研究能提供世界各地历史上的民族迁徙的重要线索。人类所有的语言大致可以划分为12种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尼日尔-刚果语系(Niger-Congo)、克瓦桑语系(Khoisan)、非亚语系(Afroasiatic)、德拉威语系(Dravidian)、提纳-高加索语系(Dene-Caucasian)、南亚语系(Austic)、印度-太平洋语系(Indo-Pacific)、澳大利亚语系(Australian)、欧亚语系(Eurasiatic)、卡特维利语系(Kartvelian)以及印第安语系(Amerind)。这些语系中的每一种语言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争论。早期人类的后裔所使用的语言和先前的语言必然有一定的关系,历史学家根据这些后裔的分布,将早期语言出现的时间定在大约10000年至20000年前之间。最早的和使用最广泛的语系也表明存在两个关键的迁徙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沿水路从非洲到达太平洋地区并且穿过了热带地区,时间在80000年至50000年前之间。第二个时期的人类迁徙是从气候适宜的温带到达气候更加极端的环境中,时间在40000年到30000年前之间。后来的分布表明,人类群体甚至在大冰期时代之前就已经迅速地分化为许多子群体了。

如果在地理上相距较远的人类群体中出现了诸如喀喇音(click sounds)的独特的语言特征,这就可以显示出迁徙的模式。同样,在不同的语言中如果出现了相同的单词,则可以表明两者的来源相同。80000年前之后的某一时间,来自东